



係菴野抄卷之五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田字老成  
字俱如此  
解原來未  
嘗諱字也  
所以崔魏  
耳

兵科李魯生疏諸奸傾陷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  
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  
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詐念敬之過  
付關說王安之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為  
旨則旨真外矣 皇上之為能有其旨哉  
中旨之說可入笑林更佐以南方之強北方之強  
即是強盜之強之謔真令千古捧腹

乙丑年正月  
初六日

兵科李魯生疏詞林之內資序爲重循資拾級人人覬覦豈帷幄造膝之臣亦可魚貫雁行而進如挨年里選乎若然則亦焉得真才而用之况其間豈無有位躋台座而譽望不滿于公評夙附黨人而巧供更神于轉換或以地位相逼情面難割而推舉之時無聊及之至費 皇上之推敲則諸臣之誤也亦試取明旨所謂老成幹濟一語而細繹之可乎蓋老成云者成卽爲老必其屹然爲堅凝寧靜之器老于識而非老于年幹濟云者濟乃稱幹必其卓然抱安內

不  
老  
于  
年  
老  
于  
年

攘外之敵濟于民而又濟于國

正月三十日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其間在莽之戎尚伏履霜之漸可虞則甘心作越南星之鷹犬爲魏大中之爪牙相率而仰汪文言之鼻息職實親見其四人焉則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是也謹據實一一爲 皇上陳之宗建原任仁和賍私狼籍恐後人發覺緣是力調其至親同社素附東林之黨吳煥者以繼其後爲之百計遮護乃其鑽入言路卽首跡薦熊廷弼矣繼而屢疏薦劉時俊矣且私庇其黨沈萃禎而裨貪

欽程作令  
政值沈公  
爲郡力請  
上中丞新  
城立字王  
公去之去

亦甚狼狽  
所以恨之  
次骨

儉之夫冒卓異之舉矣，種種過惡，懼其不免，乃委身于張慎言，而因以通其好于趙南星，伏歸命于汪文言，而轉以合其黨于魏大中，此所以藉奸黨之大力，而凡與宗建作對，如論熊廷弼之姚宗文、叅劉時俊之張捷，俱先後一網盡之。若彼附宗建之沈萃禎，已極污穢，不知其作何神通，而未滿一考之知府，條爾憲副條爾大叅，從來神化有如斯者乎？卽今宗建且通書長安，爲其奸黨吳煥謀臺省，以報其前日之護持，而啓其後來之接應，夫吳煥之儉邪陰毒，不減宗

線索亂扯  
好笑

建，將見彼樞一吳煥，是又添一宗建矣。一張慎言，屢疏薦起趙南星，刻有乃寤錄一書，以圖報附已者之私德，慎言卽挾此以恣行無忌，當其屯差報滿之日，正貴州輪差之日也，輒托病規避，而以卸之于安伸，且伏乘機鑽求南直學差，安伸不得已，據例剖白，反遭辣手，將伸重處，同臺無不髮指，乃其最可異者，原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被後任知縣石三畏查出，追比庫吏，押赴慎言原籍取討補，因而恨三畏入骨，乘其鄉同年張光前入京掌選郎，捏送單款，致光前

無端以屢薦賢令、劄爲王官之劣處、有人心者爲之  
乎、一李應昇專爲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以  
排擠正人、如王永光等、俱所不免、惟亟援其東林大  
教主高攀龍、驟躡要津、冀得藉以爲所欲爲、于是召  
號其黨黃尊素等、俱爲論言、不論資俸之說、顯背  
明旨、俾攀龍以不數月之亞卿、而忽躋總憲之重地、  
一黃尊素本以附汪文言、而倖冒臺班、而已力薦其  
座師鄒維璉于文言、以求轉吏部、文言卽主使趙南  
星、倡一省兩司官之議、而尊素之計售矣、維璉一入

吏部、專以搏擊善類爲首功、凡其所爲、總以助高攀  
龍之虐焰、而佐魏大中之鳴張耳、乃其最可異者、私  
囑汪文言、力主維璉坐定考功、謀以專掌乙丑察典、  
而因以橫肆其毒、幸

聖主見機明決、立召端人掌

計已故、今歲考察、極其公虛、人心允服、倘使奸謀得  
遂、將賢良爲之一空矣、以上諸奸、跡其所爲、同于白  
蓮之倡亂、而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埒于奴酋  
奢酋、安酋之荼毒、而吞噬忠良、害貽根本、所謂在一  
鄉則亂一鄉、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

三月初七日

欽程作令當誅天下所知也。而正人輩反憐之。庇之釀成其入幕反噬之釁。忽作人言咄咄怪事。若此疏固欽程嗥吠本色耳。何謂至今不殺也。

刑科霍維華疏。臣草疏已畢。見部郎曹欽程一疏。而幼四御史如承蜩然。真可謂發蒙振落矣。

一贊附驥

御史劉廷佐疏奉 聖旨考官錄文恣肆已降處示懲。舉人又都輕罰了。劉廷佐如何輒來黨救。本當重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萬元白杖死後臺省噤無一言。惟含白慷慨論列耳。

北鎮撫司疏病故事。初二日汪文言病故。奉 聖旨

汪文言未以病聞。如何遽死。以後監犯務要着實防範。有病的亦須醫治。該衙門知道。四月初五日

殺文言然後可以賍誣衆正也。觀此旨。則文言之所以死死文言之所以死衆正矣。

刑科霍維華疏 聖旨本內說張差風疾逼真。至如進藥移官情形。尤朕所目睹。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爲奸。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

深究孫慎行監監生楊惟休私刻便行彼處撫按追  
出立毀惟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  
載其修成 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宗誣陷騙官  
待楊璉左光斗逮至追贓後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  
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瀾既倒  
之時有持挺不移之節其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  
六員升太常太僕少卿添注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  
唯守王致排嗣美候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  
與推用李可灼免戍回籍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一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情見乎 旨

御史周維持疏臣尤恐諸奸得罪緣因未盡明白昭  
揭于天下凡草莽士庶或中懷疑懼彼見天威不測  
未必不疑 皇上之苛求臣下見東林以講學之敗  
未必不并于疑 皇上之禁道學不知 皇上向來  
所褫斥者何一非敗壞官常之輩要皆臣下自取罪  
戾有負我 君父非 君父有負臣下也卽如 皇  
上之嚴斥邪黨正所以崇道學也臣嘗伏讀欽飭學  
政內有一款不許別創書院羣聚徒黨大哉 王言

黨人碑了  
所謂勝其  
罪于朝堂

凜于斧鉞、伏乞敕遣廷臣、將諸奸情狀、奉有明旨、處分者、逐一臚列、頒示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不項欽飭學政一款、勒石永垂、如有抗違、許撫按臺省、不時糾劾、提學官卽以不職論、毋效今日首善書院已奉明旨、改作旌忠祠、遲回數月、扁額猶故也、夫如是則罪案昭、而國是以定、光明正大之途、爲之益闢矣、四月廿九日

諸奸者何、趙儕鶴、馮少虛、鄒南臯、諸公之謂也、今

上方贈謚、侍御乃出持斧按越、曷不埋輪都亭、日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越不足按耶。

御史高弘岳疏、職本以小臣在告、不足有無、伏蒙

聖恩、起補還道、旋畀以巡視京營之役、感恩愈重、報國愈難、念昔日乍入班行、轉喉觸忌、惟是黨人構禍、猶未甚也、及趙南星當軸、而一手障天、舉國若狂、說者謂使其聞傳魁之說、而悔禍于厥心、聽汪文言么麼無賴、罪論死、勿救、豈不共偕大道、各保身名、然無奈局陣已成、招搖津路、實藉輿援、雖欲掉臂不救、不



是一念

可得而遂以有今日之慘貽縉紳之羞矣一時昌言盈廷直從東林門戶搜剔根株一劈兩分乾坤再造而于借社稷封疆以博功名富貴之徒尤加痛恨職所謂國是者此也國是旣明在愚昧一念竊謂雷霆之威便不屑擊卽堯舜之世亦僅罪四兇過此以往有廢棄已久斥逐方新倘所犯未至不宥斷宜如科臣言除削官示懲外其原給誥命半係兩朝之覃恩業沛一天之雨露從而追奪傷國體皇上以孝治天下法外畱恩同歸不測至于詔獄多人被逮則同

爲犯有差逮之殺之一聽司敗之法泣罪之心正如風霆震物不崇朝而收聲職所謂主威宜霽者此也

六月初七日

于不得已中調停只得如此末後一歸之司敗可謂先于南樂之揭矣至今尚有原南樂者此疏亦不可盡抹殺也

御史李喬崙疏如以職與臺班卽爲附南星然則同時考選科道者纍纍將誰附耶以職資格淺薄力量單弱不惟職不能擁戴南星南星亦不須微臣擁戴

士聞如實見得是何不明指某附職某忤職某等要  
路某墜深淵一一據實跡以告于君父而隱語赫  
人奚爲者爲人鷹犬政是士聞今日本色職不任受  
也所最異者士聞兩任縣令皆密通南星者始而結  
納王允成既而密託汪文言爲南星之子過付以鑽  
求吏部及南星事敗爲謀不成彼原其門戶中人也  
乃入班之後日惟恐覷破行止故先下手宿怨于人  
爲蓋頭塗面倒戈相迎可以籠罩一世樹富貴不拔  
之基而惟恐有識者終不肯認賊作子亦大可怜矣

總之士聞多財多力職以乙榜刑官子立臺班處孤  
危而攫虎知茂濟也

六月十七日

大學士魏廣微揭今有文書官郝隱儒等至閣奉

旨傳以鎮撫司打問過楊漣等回奏令臣票擬楊漣  
等贓私遂有逐日嚴刑追比若干着五日一面奏待  
追贓完日送刑部擬罪臣聞此諭不勝驚駭臣自辦  
事閣中並未見有此旨臣伏念楊漣等在今日誠  
爲有罪之人然在前日實爲聖朝卿寺之佐即使  
所犯贓私條條是真與前此有罪之人既經鎮撫司

直待此諭  
始驚駭前  
者打問常  
事不駭耶

問過轉發刑部照律擬罪臣尤以爲減議之條從來所參不應輒同他人毫無分別更欲逐日令鎮撫之追贓乎臣聞古之帝王有見罪人而泣者何也蓋心本不欲加罪而法又不容不罪此所以測惻于心而泪下也身非木石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遽責追贓官守何在無論違悖祖宗之制朝政日亂而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似矣臣謹遵傳諭擬票外另擬一票望皇上省覽

七月初三日

南樂此疏果激于一時乎抑爲後日解免之地乎。

總之以邪黨之魁而發此論是必有故不可不存以供推敲。

南樂之揭救實出于冢宰崔連坐其寓中三日力強之而後出者故未幾邪黨論崔謂誤魏誤魏者崔景榮也而欲重處之則此揭豈南樂之本意哉倪文煥疏原任文選司員外周順昌者初以福州司理肆螫上官幾掛吏議祇因竊附東林得升吏部與魏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一疏遂將童蒙例轉蘇松道爾時順昌居里于童蒙

蓼洲欲貽禍于鄉也  
○寬民非亂民

劫之乃表之文煥大為蓼州千古

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非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造謗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汪文言。廷杖南回。客居儀真。時駕扁舟。與順昌會于姑蘇。非門之間。謀傾揆路。走檄都門。呼吸相貫。後文言被逮。而順昌囑托之使。絡繹于途。謀所以出之。卽如近日。又聞邀魏大中過姑蘇。爲十日之飲。大中以一孫託孤。而順昌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爲。蓋目中已無皇上矣。至于在吏部時。給假南還。坐二大船。貨貨充斥。壓沉一舟。狼籍河干。白蠟暴露。通州之人至今

掩口。又其貪橫之一端耳。

七月十八日

此疏前後所攻。猶是門戶起見。至誣蓼洲貨貨壓沉一舟。從古未有貪財至壓沉一舟者。除非陸家鬱林石耶。在廉官固宜有是。

御史張訥疏。切照書院房地。原係本城大對雍坊官房。先該憲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斂三所。十三道公費銀二百餘兩。蓋造此據去。輔葉向高碑文所記者也。職查比時。正廣寧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始。又山東妖寇倡亂之際。主憂臣辱。

少具有血性者，孰不思卧薪嘗胆，拯溺救焚，而乃高足濶步，立戶分門，據都城扼要之區，標榜叢興，徵文勒石，儼然以孔孟擔持，不但迂談廢事，置國恤于罔聞，而當呼吸安危，中外洶洶，輒咲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災樂禍之爲，目無君父，此不通之甚者也。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昌言力排，主盟解散，而三臣禍不旋踵，其結連之勢，黨與之煩，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糾合，私交察典，任其主張大位，恣其攫取，而皆書院爲之招也。故計海內之

爲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無不各立門戶。若輩以爲散處于野，不若彙聚于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實徧處以與。皇上爭統一之大權，吁設心良，亦無將也。茲幸乾剛大奮，離照當天，闢邪黨而禁私門，天下曉然，知化竒袤以遵王路，世道漸次澄清，而新咨言路，諸臣皆能觸邪指佞，日無虛牘，職何敢更有搜求，但書院撤改，適職巡視，因思拔本塞源，尚有慨于心者，不敢不以入告也。蓋今日之邪黨雖斥，然皆占風望氣，依草附木，所

淫穢二字  
從何而來

高子弟  
如何並說

虞與景逸  
何干顧則  
皆東南竹  
箭也

謂脇從之流，借以躡取顯位者耳。若夫號為南北主盟，手執牛耳，互相雄長，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尚無恙也。東林書院，其來久矣，乃李三才、科歛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為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數千萬金。孫慎行與高攀龍輩，窟穴其中，肆行淫穢，其用以交結津要，納賄營私，皆是物也。如租田戶高輔通錢糧千餘，從來硬不完納，近日借口災傷，逋欠尤多有司，不敢問。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暗通關節，而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此而可為，孰不可為乎？

為乎？關中書院，原係稅監李永所置私第也。築愁築怨，為阱國中。永撤之後，馮從吾占為書院，并永所侵官地民田，計千百餘畝，盡掃席捲。此郿塢之藏，豈止盜泉之水，而從吾居之不疑，理學固如是耶？至其為陝民害也，每日聚講，動費府縣供給，彼此來往，皆驛遞應付，如河東巡鹽，例不入陝城。昨有以會講而入長寧二縣，費至二千餘金。道路怨騰，職蜀人經遊，聞之最真也。徽州書院，則皆富家巨賈，走集供輸，其費巨萬，而以余懋衡主之，羣不逞之徒附之，所謂銅山

金穴爭趨如鷺而年來鄭三俊畢懋良等拾級而登皆于此中得力也若江右書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派清議所自出而無奈鄒元標出山潦倒又借氣勢于東林靠引于西北劉一燝操柄悞國攬亂不清而羣黨亦少散漫置之不論可也蓋書院雖有數處而脉絡總之一條南北相距不知幾千里而興雲吐澤尺霧可以行天朝野相望至數十輩而後勁前茅登高自爲叫應其人自縉紳外宗室武弁舉監士民星相山人商賈技藝亡命罪犯之徒無所不收其事

則遙制朝權掣肘邊鎮把持有司武斷鄉曲無所不爲其言凡內而彈章建白外而舉劾條陳書揭文移自機密重情以及詞訟事無所不關說數年以來民生不得安堵疆圉不得寧帖朝廷不得收正人之用而受嘉言之益謂非若輩之爲祟耶

八月初七日

書院之害如是可拆矣乃璫禍之利安在而競爲之耶訥且嗷嗷魯生且欲祠忠臣此時何不先爲建白曰更弘麗之爲殿臺祝釐耶

聖諭朕惟踐祚已來日夕兢兢思復祖宗封疆奉

行。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申，至諄切矣。念自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略，賜之尚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卽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薦袁應泰而遼陽陷；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追，復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

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理。頃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視覽之，豎髮切齒。此蓋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

此書卽袖  
所刊耶  
命袖者  
耶



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既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于章疏，再四評彈，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卽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速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特諭。八月廿五日。

獻書一事，聞揆席者袖之以入貴池，涿鹿崑山合舉也。貴池雖稍有夙隙，然實奏內也。以內捏廷弼賄爲殺楊左諸人也。不然廷弼卽有罪，亦鎬化貞

諸人等耳。何事急急殺之，而揆席袖書講筵爲首功耶。

兵科吳國華疏蓋自群邪亂政，宸斷屏除，人謂仕路從此清矣。然巨貪異險之倫，藏身于閃爍變幻之內，一日倖留，其患未有瘳也。則今工部營繕司員外曹欽程是已。當其少年，狎比俳優，浪遊荆楚，拜周十二爲義父，已不齒于士林矣。及其令吳江也，聽信猾書，偏任冤皂，視富民爲奇貨，以庫藏爲外府，人命嚇賄，動至千餘。詞訟索資，輒踰數百。啟饑民之搶掠，巨室

南山之竹  
不盡書此

因以一空激運軍之鼓謀冠服幾乎盡毀各有主名不勝臚列職當年奉使往還時一再過其地親見朴殺纍纍家啼戶號嘗私嘆曰天下有如此狼吏居民上耶後聞竟盜庫金數千以去致撫臣彈劾且監其家屬追取以爲可永錮矣詎意兎脫極巧蠅營轉工遂附炎炎之勢結汪文言爲義兄仍求其女四姐爲養女自是交情濃熟力求速化不數月旋進工曹迨至局敗禍臨魂驚膽落而聖治一新之疏出矣若謂所擊者半是頗僻所推者悉係名流便可附正人君

子之列庸知反攻其同類報復其私仇總一是先發制人之計其誰欺欺天乎吳門之士庶堪欺乎通國之耳目堪欺乎且凌轢同邑自是爲夜郎王必欲阻畢可芳臺諫之路而暗肆中傷則毒甚也傲睨同列自忘爲遼東豕必欲奪李謙亨陵工之差而欲加排擠則狠甚也百計盜公家之金錢陵工未竟而謀管木廠物料工價一切抽取罔念破冒之罰非卽平望工食加二扣散之故智乎千金娶劉弁之嬌女正室不容而寄居冒長班皂隸俱爲入閭罔顧帷薄之玷

師以文言  
爲証渠後  
泰周子矣  
亦然作  
行季侯亦  
頗爲解紛

非卽淮陽買妾久泊閭門之故習乎。汪文言臨死語  
人曰。吾罪惡貫盈。參提不在。獨曹欽程爲吾所援引。  
以有今日。而亦倒戈相向。吾死不瞑目。亦可以爲反  
覆之實證矣。尤且揚揚得志。瞞天說謊。某當路是吾  
密契。某金吾是吾通家。至張家灣逢人煽惑。假以箝  
長安之口。孰知貽有識之羞哉。以司牧則如狼如虎。  
以立朝則如鬼如蜮。以曹郎侵臺省之權。旣罪在躍  
台以冠裳工狙獍之行。又罪在陰賊官。雖郎署而藏  
威。獨深人號痴顛。而流禍甚烈。則欽程之險邪可輕

貸乎。倘謂其不藉輿援。則如原任寶坻知縣周詩雅。  
二載獲妖。人稱曲徙異才。何故以房師遷怒。重處于  
原。參之外。迄今長淪閑散。獨何寬於欽程。而破甑復  
完。又如原任元城知縣熊江。百方禦寇。人稱安戢奇  
功。何亦以房師貽累。顧升於考選之先。竟令夢斷清  
華。獨何愛於欽程。而京銜捷得。非借文言死力。默通  
舊銓線索。烏至此哉。職覩破已久。苦避其兇鋒。不聲  
罪。請禡。恐今日改頭換面。旣遂罔上之謀。將他日望  
風占氣。必弄番雲之手。黑白混淆。而國是隨之。其爲

新政之累，夫豈淺鮮，伏乞大奮乾剛，將曹欽程速賜  
罷斥，以爲人臣貪險反覆者之戒。其周詩雅熊江應  
否優擢任用，則聖明自有裁酌，非職所敢擅議矣。  
八月

廿六日

周熊俱爲房師，累若欽程，冒認房師，自當橫行。愛  
日此疏，亦不量力矣。

禮科葉有聲疏，伏遇我皇上魁柄在握，離照維新，  
藻翰批決如神，隱情洞燭如火，而猶廣開密勿之聽，  
特增端揆之席，切計新猷，入直疏附後先，者碩爲之

藻翰二句  
果先朝確  
頌耶

前規而後隨，羣策因以此謀而彼斷，莫不如夔如龍，  
以畢抒新猷，仰答知遇，而茲伏讀聖諭，諄諄切切，

窺睿慮焦勞，安敢無說而處于此。  
八月廿六日

如夔如龍後果何如

張時雍揭，昨二十八日堂上老先生進部，職出廳同  
舊廳史孟華上堂交代，遇僚友多問熊芝崗出，曾託  
以收拾遺裝者，職不勝驚咤，此說何爲乎來哉。因述  
彼出始末，曰：廳內五鼓，聞有駕帖到山東司，職聞之，  
以爲熊廷弼也。蓋失陷封疆，無如熊之罪重也。果然

一句小人

素卷軒少

卷五

乙丑

七

誰能如此

若字 此揭 矣不知 此 矣 矣

亦 是 真 吏 吏 為 字

職念干係重大恐有服毒自抹之舉令獄官設法誘  
出彼已知覺猶從容盥櫛整之而後出房曰我大臣  
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草延挨久而中貴嗔其遲也欲  
捧駕帖而去本廳懼其獲戾大書硃票仰獄官速拘  
出獄彼猶濶步上廳曰我與你說話既到廳職仰而  
謂之曰芝崗今日數盡失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  
說彼嘿嘿曾無一言見胸前懸一統袋職問何物答  
曰謝恩本也職曰你不會看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  
取去渠憤而趨下職猶差獄卒執械圍送至山東司

此其大略也隨至其原住處封其房門並閉三僕而  
已復念渠已正法僕從拘禁何為隨具呈稟堂蒙批  
云云外人或者聞此而有托以收拾之說乎不知廷  
弼何人生而傲狠臨死不悛豈肯下氣求一獄吏職  
是法官豈為死囚收拾行李之人望諸老先生高明  
聞言過耳勿使孤踪下吏又驚一番風濤也  
聞囚安得上書語芝崗曰此趙高言也時雍語塞  
御史盧承欽疏職請舉東林之局勢而罄言之自顧  
憲成李三才趙南星渠魁而外其間力量不同流派

九月初五日

各別擁華膺之勢，參帷幄之權，如王居孫慎行、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有恃筆舌之末，騁剽擊之勇，如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有身名既玷，撒潑無賴，如木顛狗吃，遇物標噬而奸黨輒收之，使先犯大難之端，如李樸、賀烺、沈正宗、丁元薦等，謂之敢死軍人。有一種人初負強直之譽，晚濡沉醉之首，受人擁戴而隨所箝弄，耳目既已無主，心志亦復不靈，如孫丕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魔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不嚴錮其退，無以杜進者之隙。

刻毒至此

或人已死矣而不追論其死，無以禱生者之魄。聖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勅下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狀榜示海內，使其躲閃無地，倒翻無期，而得太階，永固盛治無虞。

不聞石工  
免鐫之說  
耶

十二月十七日

此刻黨人碑也。承欽為吳淳夫本房賄中，聞其目不識丁，固宜宋史未讀如此如此。

僚菴野抄卷之五

乙丑

儵菴野抄卷之六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御史吳裕中疏次輔丁紹軾矢口經濟見於入閣一  
疏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墮實有題目之不可虛冒  
而文章之不可欺也職爲心折望之極深近與職同  
官趙胤目有言輒具疏求去是亦知止之明乃至再  
至三若悻若怒令人疑其言輕其人因以輕朝廷輔  
理之官是關於一身小而關於相體大也關於相臣  
猶小而關於皇上待相臣之體更大也職請從其

大者略効忠告可乎。明旨中直口快心四字，聊爲次輔解嘲。次疏千幸萬幸感。皇上賜此一言，亦旣以爲特達之知。又曰：何嘗太直，曰：聞口幾何，豈贊襄四月而尚有匿賜，尚有所謂藏舌者乎？抑以爲皇上之知遇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然則次輔之所謂幸似非真幸也。皇上遣官諭留，恩禮備至，六月經綸未展，再三上疏，口口聲聲，咬定題目，重復莽操，只謂以世龍而去，可論天下可報。皇上若將謂皇上因一將而去一輔臣者也，忠臣旣有去志，又謂

善聽言者，會其意於言之外，然則世龍又不分別，似有題目，職不得知，次輔又自知之也。揆席之半借一題，以塞責安在其爲報稱耶？總之過則歸己，善則歸君，綸扉重地，斷不宜弄舌播唇，以自失其大節。職望之素深，故略陳忠告如此，願次輔思之，所全甚大，亦祈聖明之有以善其身也。若猶是悻悻，曉曉，人皆得關其口，而測其心，次輔之爲計左，而自悔晚矣。天啓

丙寅年正月  
月初七日

侍御此疏亦未及趙疏，而殺之何耶？得無以武昌



故爲其姻婭耶。貴池初疏尼經畧。遂與涿鹿比山。袖書講筵。弄成傳首。并侍御亦殺之。不畏天道耶。

御史趙胤昌疏。紹軾以陰邪庸流。憑何夤緣。竄入揆地。職心竊訝之。已而細核其行事。熊廷弼正法人。謂此英主之作用也。紹軾語人曰。彼贊其決矣。或者綸扉自有主張乎。湯賓尹李徵儀之不用。人亦未知其就裡也。紹軾語人曰。彼倡其議矣。或者汝南自有月旦乎。儻從此洗腸易胃。便自肩負爲國家一心任事。

職何不偕之大道焉。未幾而馬世龍一事。職於是不得不一効忠規。原非求多於紹軾也。今試取彼前後疏讀之。始而曰兩請。繼而曰上傳之。又曰已去之。反覆乎。非反覆乎。推諉乎。非推諉乎。在聖心自有真鑒。在天下自有公評。職可無言矣。惟是職從封疆起見。何負於紹軾。若夜氣猶存。何必仇職之深。獨奈何恣口橫言。語不擇音邪。職不足惜。皇上試令紹軾自省二百年來。有此關係否。噫嘻。天下自有明眼人。紹軾豈謂登場亂罵。便是箝當世忠鯁之口乎。至

如引李廷機爲言。職聞之。不覺欲嘔矣。廷機意見稍  
褊。卽不敢許以休休之度。至其亭亭正骨凜凜操持  
立於波頽風靡中。庶幾自完一品格。紹軾而欲附廷  
機乎。試清夜捫心。能如廷機之自做秀才。以至登揆。  
粗衣蔬食。淡然寒素否。能如廷機之環堵蕭然。僅蔽  
風雨。不求田間舍。吞侵間里否。能如廷機之存孤卹  
寡。無慾無營。半牘不及於有司。鄉曲不知有李閣老  
否。若猶未也。談何容易。職聞之。先正知廷機橫被攻  
擊。僑居佛寺。人方彼有所除。此有所驅。紹軾亦惟恐

去之不速。說者謂廷機之踉蹌去國。門牆士有一臂  
之力焉。已而猶出假書一紙。招搖揭出。甘爲東林獻  
首功。此等機關。識者覷破。不值一文。今乃侈爲得意  
事邪。是又自寫一反覆圖像矣。正月初九日

刑科潘士聞疏。如新任太僕少卿曹欽程其人者。欽  
程之得受主知。自倡言去邪始。在朝士紳亦以此始  
知有欽程。嗣後陵工將竣。節省多金。見于職同官楊  
所脩薦牘。靡不謂善相馬者得之。牝牡驪黃之外。咸  
以有用期之。我皇上卽欣與優叙。超加太僕。以勸

果信言果  
去邪耶  
自解嘲

惡公捧誦 天綸咸荷知遇爲欽程者卽夙夜在公  
竭蹶終事尚懼無以酬報萬一而無如其器小易盈  
福輕難載而遂忘其得官之自也自面恩到任以後  
足跡不履冒平惟終日駿馬雕鞍揚揚長安道上惟  
恐人不知有曹太僕者而且叱馭冲突旁若無人聞  
且見者無不恥笑而厭薄之而欽程還傲然德色而  
未也非言官而議論人之是非非銓部而摹擬國  
步遇事輒妄許可逢人卽認相知每捕風以捉  
影遠道聽而途說玩弄朝政於唇吻掌股之間而往

往有爲其所愚者自君子觀之僅一鼠竊狗盜之流  
而自市人見之不勝狼貪虎踞之狀惡雖未盈醜已  
盡露值今不亟剪除而今日引月長勢必流毒縉紳  
貽羞士類約束不嚴不費我 皇上一番整頓也哉

正月十三日

此疏特寫其一浮躁之狀耳入案卽是出案未若  
吳愛日之言其惡當誅也聞欽程挨身門生同門  
懼累割揆席之愛爲之宜乎僅寫其疾不及其惡  
也。

南道徐復陽疏一議黨根宜拔夫黨有根其有蘖有根者人已禡棄地可復腥膻乎如京師講院問誰創始則所謂合掌而念彌陀者邇科臣建議以真忠義闢假道學改祠死難諸臣豈不甚快但臣總總過計熙明禁地覺有不便與其議改毋寧議移儻議改不議移禍主雖易壇貌猶存有邪黨過之必曰此某道學先生舊趾也管壘不拔仍爲後憂臣愚以爲不若移建城外亟命工部或司坊之能幹者擇一隙地造以便祠祭不過一般運之勞耳况京師一移則海內

幾於汚瀆

惟恐不好名

書院誰敢不毀如是而後潛伺之陰謀可杜也一議濫贈宜奪臣觀堂人有所建白盡屬名心亦盡屬私心或因事可借而翹訐釣名或因甌欲墮而彎弓反射甚則勾連徒衆睥睨標榜輒自命爲東林之黨威焰炙人邪臣王允成迎合窺瞰疏贈羣奸若而人何物么麼欲吹旣冷之灰竟諛久枯之骨以致奸黨如鮑應鰲輩追贈太常陳大綬追贈太僕不幾襲天朝之名器乎諸如此類實煩有徒夫見在諸奸且從前削奪而丸原朽骨反冒寵榮恐未足以禡斥奸雄

之魄也。合當敕下該部查有邪黨濫贈官階者。則革  
削之。使人知一涉儉邪。雖死不宥。亦今日銓衡第一

議也。二月二十五日

誅及朽骨。設心何慘。同一攻東林。而比之勿追。誥  
命者。何其刻薄也。

XX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疏。臣膺監察工程之役。親見總  
督。厥臣魏忠賢。材料周訪。員役催督。件件殫心。竭力  
臣甚服之。臣有薦魏忠賢脩城一疏。不知或以爲臣  
行媚中官者。非臣與人爲善之素心也。彼身潔而心

誠法嚴而令行。聖明安得此忠直之臣。真可謂藜

藿不採矣。統祈 皇上敕下部院。詳核事實。察朝野

臣民公言。如臣一字有欺。是行媚中官。是甘顯殛。若

事事得實言之。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亦見中官

出類拔萃。且見臣稱人之善。以堅其末路也。目前干

譏萬罵。臣固安之。惟 皇上英明。察其不欺。而原其

心。苦取。二月二十六日

善不遺闕。真是大菩薩心事。但逆物當誅。而哆口  
大舜與人爲善。呈秀之肉。真狗彘不食者矣。

皇帝勅諭總督東廠官旗事提督禮儀房保和等店  
兼管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太監魏  
忠賢朕惟名世代興百年罕覲納誨輔聖撫辰亮天  
若於心膂之臣克盡凝丞之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克勤克慎惟公惟正殫忠著烈者萬不得一焉乃天  
祐朕躬篤生良佐爾忠賢念急公家勛高磐石宜勞  
潛邸不言丙吉之舊恩僇力中樞或啓周宣之新運  
朕每加宣諭以重褒嘉茲者臺臣特疏贊揚披陳公  
道質之朝野馭若聞聲蓋實事並彰于共見共聞而

赤心尤徵於上知上鑒此非特申明諭宣示外廷將  
收功之禮未彰勸善之風尤鬱故特舉爾大節載在  
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  
六載於茲矣早夜以圖心力爲瘁俾朕敬天法祖勤  
學蚤朝茂德保躬明賞信罰空黨人之宿習而王道  
蕩平殛覆師之逃臣而恩威震疊朕用是耳目四達  
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怨於一身展經綸之事苦  
心茂績軼古冠今若小則平治道路橋梁澤及商旅  
大則首倡陵工捐助慰朕孝思築肅寧以固金湯置

學田以育才俊、停店請而乾沒、塞曠賊窳而畿甸安、  
葺公廨以衛我宸居、築興太而利我屯牧、頰發盜鑄、  
羣惡交收、泉府之權、屢譴竊餉、神妖益著、投醪之惠、  
偷賣田桑、偷賣龍袍、以至奪劫銀鞘者、咸服種種刑、  
章、詐冒職官、詐刻印信、以至孫戕祖命者、難漏恢恢、  
天網、卽勢要違制、必明飭儻侈之誅、其上納假錦、已  
嚴垂詐僞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若米儲、一槩蠲  
除、積習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徧行裁革、不時之品、  
不以供膳御、不正之物、不以混聰明、非爾導朕以清

心寡慾之功、而率下以廉潔奉公之訓乎、至於中涓、  
盡遵約束、竿牘謝絕吏兵、一意無私、更爲表裡、及掌  
廠而恩周番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刺奸之法、信若神  
明、將作之勤、迅於風雨、振舉天朝之曠典、節省百萬  
之金錢、雲集子來、勝靈臺之不日、輦飛鳥革、造小雅  
之斯干、其爲朕殫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之黃髮元  
老、奉公憂國、何以加焉、總皆外廷之所不盡知、口碑  
之所不易盡者也、有此純臣、宜膺渥典、唯爾堅辭爵  
廕、彌著謙冲、茲特賜爾羊酒銀幣新鈔、旌敕獎勵、仍

宣付史館用垂永久爾其新恩祇受嘉績益襄朕夙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罷稅蠲租流膏布闔以副爾致君堯舜之一念朕言所在皎若日星金石可磨鴻嗣不朽爾其欽哉故諭

二月二十七日

是一篇禪文九錫文不足言也呈秀呼而內廷應其罪可勝誅哉

御史倪文煥疏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千計矣廠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以數千計矣且

其嚴緝奸細遠探奴情無非憂皇上之憂愛皇上之社稷者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鼓動大臣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敢自愛諸臣如此小民又曷敢不慕義自勉

三月初一日

諸臣大臣俱陪說內臣乃其發疏之本意呈秀桴而文煥鼓之想文煥必嗾嗾呈秀更爲捷足在前者矣小人心事必然如此

蘇杭織監李實疏職奉命督織舊例在於蘇杭二府迭相駐扎以其便於督催僱織不誤每年春秋二



畏字妙

亦爲中丞  
吐氣所謂  
效之政表  
之

運向自應天巡撫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  
段數目指勒袍價又不容職駐彼地方故縱蘇松二  
府連年悞運職於此時畏伊橫惡無敢剖晰詎料起  
元乃以邪黨傾陷朱童蒙荷蒙聖明洞矚其奸削  
職歸里始移檄蘇松二府脩葺衙宇機張職於去年  
十一月初九日移駐蘇州府會同撫按諸臣督催今  
年春運及至行催各府錢糧而蘇州府十解其二松  
江府毫無解監職因是驚訝遂遍訪根因仍是起元  
撥弄相沿不能遽改且起元撫吳三載善政杳闕惟

以道學相尚引類呼朋各立門戶而邪黨附和逢迎  
者則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  
素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  
每以私事謁見起元言必承順起元之意不日內監  
移文何足准行則曰袍段錢糧只宜緩處起元因是  
愈恣暴慢大肆貪婪乃假名鑄錢以太安池三府協  
濟袍段銀十餘萬兩鑄造濫惡薄錢眩人耳目則將  
皇上急須之袍價藉是而盡入私囊致機匠若干  
賠累迄今吳民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然黃尊

素愈爲可恨，輒與職掌案司房黃日新，以其桑梓甘爲侄輩，奴顏諂事，意圖借貸銀兩，往來交際，意甚綢繆，俾日新狐假虎威，妄自尊大，倚勢西臺，凌轢機匠，鬻弊通神，罪盈惡極，職續訪最真業，將日新嚴刑拷鞫，發局墩鎖，正擬具疏候旨定奪，而日新懼法自縊身死，則尊素之罪固可逃乎？更加周宗建等罪惡多端，奉有明旨提問，乃敢肆無忌憚，不拜龍亭，不服訊勘，色衣方巾，公行出入，目中何知有君父？亦何知有法紀？周順昌等俱係奉旨削奪官誥，不思

潛身引咎於林泉，猶然冠蓋招搖於故里，乃布散流言，簧惑機匠，閉門逃躲，不行機織，恐再懼悞運之愆，蓋運期已迫，若不預爲奏明，則職臨時復何以辭溺職之罪也？職雖無言責，仰叨萬歲爺爺養殊深，簡任甚巨，一腔忠憤之誠，何忍嘿嘿，况織務廢弛，係職職掌，因是披瀝直陳，違悞上供之顛末，而併及宗建等抗違明旨之罪，伏乞聖明亟賜處分，以彰

國法  
三月十八日

實之所恨，一周中丞當年與疏抗耳，而借此爲媒

一網而盡。如內廷借熊經畧爲媒。盡殺正人也。幾釀大變。實之肉其可食乎。內如黃白安。係武林縉紳李仲達。尚未與中丞識面。而牽入黑阱。真所謂無天日乎。周吏部蓼洲。聞有人故入之者。亦未知當日造謀情形也。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職等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因削職爲民犯官周順昌奉旨被逮。星夜諭蘇州知府寇慎。著落吳縣知縣陳文瑞。將順昌到發該縣。用心隄防。候期開讀。隨據欽差錦衣衛千戶張應龍。文之

炳。約以本月十八日午時開讀。職等同赴公所。沿途士民如堵。車擁不前。洶洶漕雜。莫辨聲語。隨進公所。正開讀間。紛紛士民。號呼一擁而入。疾聲大噪。事在倉卒。職等以身扞禦。率道府縣。諭以名法。惕以禍福。奈奔雷掣電之勢。幾成斬木揭竿之形。彼時心口俱窮。智勇交困。陵厲呼號。莫可名狀。衝突撞擊。勢甚決裂。謹將犯官周順昌。仍前拘護。以俟解外。似此倉卒異常。情景可駭。除一面安輯人心。查緝倡亂。以俟另疏報聞。職等卽就公所。合詞上聞。事在危迫。仰祈

皇上速賜裁察施行

得體得機。聞此疏進。內甚張皇。種種風鶴。後如依此疏再說幾句實話。不倒在時局。便可作一好收拾也。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奉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噪變起。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力爲解散。已經合詞上聞。請旨無容復贅。續據蘇松道張

孝。呈蘇州知府寇慎。申據吳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

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差官旗。於本月十五日。駐紮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合郡人民。執香號呼。喧闐塔下。正開讀間。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皆圍守犯官。而堂下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棺成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旗從

人等在於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爭鬪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拏民人禁諭當卽解散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直隸巡按徐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主持自有宸斷勘問自有法司分宜逮到之日官旗卽行開讀而不虞其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亟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卽行聽斥而各官以爲向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且傳相催遂辟除從人土皆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邇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等相顧錯愕惟以身爲

扞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差官旗輩遂把捉不定驚潰却走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致踴擠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决裂矣臣等速調防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伏伺河下有旗從需擾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胥門外臣等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拏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情景也次日訛言滿路徧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護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役內有李國柱者因驚竄

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切念事莫稟於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巨測至此

甚也。四月十四日

御史余合中疏一入都門，伏讀聖諭之所褒嘉而

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已惡公者以保護於內，有矢心端慎者以輔弼於外，謇諤之彥充廷，徵召之書徧野，仕積於朝，商饒於市，匠敏於工，億萬年攸躋之堂不日成之，猗歟盛哉。四月十五日

潔已惡公等語，繼崔倪而誦者，後來千誦萬誦，三人其鼻祖乎。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夫周順昌以植黨附邪，仰干聖怒，馴至逮係，此何與諸人事，而藉口啓釁，用作招搖，至號召夥衆，擁擠鼓噪，幾無天日，而復乘鴟張之禍，幸烏合之餘，聞姑蘇驛河下，有經過從騎攘臂狂逞也。奉旨嚴臨，天威咫尺，凡有血氣，靡不屏息。欽承若亦幸土編氓也，亦共稟心知也，而何以一時狂跳，似有物憑之，豈非天奪其魄，乃其以身為杆網

而不顧邪、此真清平世界一大怪事矣。旬日以内、蠱惑四起、若不亟行擒拏、何以挽逝波之惡習、何以銷蠢動之邪萌、又念彼時千百爲羣、非環繞聽覩、卽其脅怵磨至者也。若槩繩以法、恐人人自危、勢必至騷然震動、禍貽滋大。臣等乃亟檄道府廳縣、秘訪密擒、而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始纍纍就縛、且歷歷可數矣。據審十八之日、侵晨有聲梆號召者、爲馬傑、臨期有傳香蠱衆者、爲顏佩章、同時有糾聚兇徒者、爲沈揚、有攘臂先登迫逐叢毆者、爲楊念

如、周文元、此皆一時倡禍之渠魁、憫不畏死之劇賊、所當速正典刑以除元兇者也。至如佐閔助煽、則有吳時信、劉應文、若而人、跳舞狂言、則有丁奎、李卯孫、若而人、均之間里驍雄、同惡相濟、固天網之不漏、亦輿情所共憤也。如招邀稠衆之中、以城外而呼人於城以內、則許成也、艤舟胥江之滸、以河東而渡兇於河以西、則鄒應貞也、固法所不貸也、以肉價之抑勒、而詬誶大作、至釁起旁觀、互相佐鬪、則屠肉戴鏞也、嗔祇應之過索、而張皇狂叫、致聲聞遠邇、忽生事端

似有挑激

則驛卒楊芳也亦法所難寬也總之吳俗輕佻易動  
倉卒易聚說新說異輒結黨以成羣吠影吠聲遂蜂  
集而蟻起固若輩喜事好亂之常要亦標榜習氣高  
自矜詡浸淫人心以致愚民亦膠結證入而不可解  
卒然而起不知所自耳今執訊已確情事已真相應  
分別以正兩觀之誅用伸三尺之法五月初七日  
此疏若乘內懼張皇略說幾句天理話猶可為焚  
溺一極如何友寓挑激及似周蓼洲外猶有當逮  
者小人用心如是內所以復逞不戢殺不止也

景逸乃精  
勸術邪

南道游鳳翔疏一入留都有相知者密語臣曰高攀  
龍深怨積怒於汝布置私人於都門肆為誣扯以行  
其反噬臣未敢信其人復囑曰此去攀龍家不遠謹  
防刺客臣始驚駭今天厭其虐而奪之魄自投濁流  
以死臣曰今可免戒心矣五月十五日

景逸君子人也言至刺客益為無天日之談其自  
盡深得大臣之體鳳翔不心服之而曰天奪之魄  
一時恩怨時局今日鳳翔那施顏面薄廣州守不  
薄此疏邪



兵部尚書王永光疏我皇上祖述堯舜銳意維新固天所鍾愛而不忍如怒者也乃一怒而地震如雷萬家傾覆矣再怒而祝融爲虐朝天官付之烈焰矣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丘墟以千官呼祝之壇盡歸煨燼卽行路爲之惋惜况臣子能不痛心因思水旱盜賊之變猶待章疏之奏聞卽日月薄蝕星辰逆行亦須太史之占驗茲獨譴告於都城之內迭徵於旬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水雹隨之乖戾之象皇上亦旣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亦旣傳示諸臣共圖消

所責政矣乃諸臣條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後卒未能思免何項寬恤何人槩以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之不知猶伺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且諸臣所不憚苦口而爭者第望皇上以調劑而非敢強之以更始亦望皇上以減省而未嘗強之以蠲免言舉斯心便成浩蕩之恩一念婉轉立見清寧之象而猶遲回未決者固知皇恩欲出於睿斷而不欲諸臣之掠以爲名耳但上天之譴告愈殷人情之洶洶益甚患生叵測恐難再緩須臾皇上

危深

此時銳意  
殺人。不特  
泄世。

當思天變可憂。或兆於人情未變。而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天意挽回。臣等豈不知容容默默。儘可以安享富貴。而臣子之富貴。總托于皇上太平之年。如聖意未回。天威愈赫。即欲耕食鑿飲。以農夫沒世。亦不得。而况能保有崇階。能與臯夔稷契共事堯舜之主哉。臣等謹束身待罪。統候禡斥。特懇皇上雷發德音。將所陳脩省之事。立付施行。而或災變未消。雨澤未降。臣等甘受誣罔之罪。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敢為皇上與諸臣交誦之。五月三十日

長垣此疏。在朝陽鳳鳴之日。猶為容容耳。乃此時惟殺人媚人。即天變猶以為不殺之過也。此疏即朝陽之鳴矣。末句大有意味。大有光景。

山西道御史陳朝輔疏。若輔臣馮銓可異矣。閣臣職司票擬。而專責首輔。正虞諉卸耳。年來許以互相商確。而銓便一手握定。侵攬自恣。或乘機報復。托言內處。或已經議處。陽示救正。即至封疆大事。謀斷宜詳。而動以上傳為解。曾不知果遵奉傳諭乎。抑以善歸君乎。諸臣方疑而爭之。而銓乃竊而乘之。職之所未

解也相臣持用人之權淺衷無用之徒已延頸企足  
而至豈盡無才特患無恥今銓之掃門入幕者一見  
於曹欽程再見於趙興邦而此外宵小實煩有徒今  
且敗露無遺笑破長安之口則此輩導人作奸犯科  
不問可知小人不可以作緣輔臣豈以是爲公門桃  
李乎職之所未解也

閏六月  
初三日

吳淳夫雖首疏未搔其垢痒此疏獨切。

浙江巡撫潘汝禎疏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心勤爲  
國念切恤民懼兩浙連歲之災傷蠲百年相沿之舖

書宜從衆請用建生祠著於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閏六月  
初四日

朱邑有言死後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之人祀我子  
孫殆不如汝禎也

太常寺少卿趙興邦疏御史陳朝輔論閣臣馮銓及  
於職謂職掃閣臣之門入閣臣之幕矣職與閣臣同  
鄉也職昔年待罪兵垣時銓方讀中秘書每一相晤  
無不談及東林之毒每一談東林無不思東林之戮  
虎爲國家除黨人之禍千秋肝膽激烈而期許者幾

不辭一字  
妙

四字新

十餘年於茲矣而閣臣銓之門職今不必掃閣臣之  
幕職今不必入也朝輔入任尚淺未考當世得失之  
林實不知職不辭朝輔之言也  
閏六月初五日  
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可謂面甲十重令人嘔噦

御史袁鯨疏如原任陝西巡撫喬應甲其人非紹徽  
生平知己而推轂恐後者邪應甲當日骨氣謬附正  
流而一日十疏潦倒病狂已笑破長安之口取  
上之厭矣及任秦中賍私狼籍雞犬不寧奇貪異穢  
更有駭海內之聽聞者是盜名遺臭辱節賊而玷官

箴不小也可縱之而不一追問乎

閏六月二十三日

御史袁鯨疏推戴迎合從來小人貪位杜言之話柄

尤老奸閃爍陰陽之慣態往往流污青史者職以新

進小臣力何能推戴見何所迎合何不明明拈出而

無端暗吠乎公論之後復有公論豕臣之後應有豕

臣紹徽固欲一手握定不知紹徽非生來的豕宰誰

為推戴迎合邪頓忘與曹欽程直房拱手慇懃借重

而同輩卿貳掩口者邪  
閏六月二十八日

曹欽程一段醜甚

有此事無

兵科郭興言疏至於樞部實重職方如郎中吳淳夫  
勁骨能抗冰山孤貞不畏黨人兩任馬曹一官雞肋  
雖勞人草草堪憐而王事忽忽未已似宜加一銜以  
酬其勤瘁之苦也

九月初四日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職敢爲 皇親右都督張國紀  
效他山之石也職備員守丞代庖數月民間冤抑臣  
得而昭雪之畿內奸宄臣得而持擊之鷹鷂逐雀敢  
避豪右唯是國紀荷國恩忝列貴戚薰天勢焰如何  
謙抑如何收斂而詎料種種罪狀乃敢爲臚列如謀

官婢韋氏以作妾則色胆包天佔樂戶住房招居則  
弱肉避地選除而納賄行求則銓曹可以不設鬻獄  
而輒稱懿旨則法司苦於無權甚且睚眦之夫不過  
語言爭差而立斃於拳毆之下通侯之賞自是優崇  
異數而陳乞於 至尊之前此等情節雖云幫惡徐  
自強劉應乾等狐假橫行致扞文法而實因國紀狼  
貪酷噬自敢株連 皇上體堯敦九族之仁開湯改  
三面之網竊意小懲大戒責始善終臣自受任以來  
人言嘖嘖近境州縣爰書從事無日無之非夙案不

了之局，卽新犯不法之賊，爲色迷心，以利昏智，前車不戒，罄竹難書，臣亦不敢踵夫彼柱之事，以博不畏強禦之名矣。但外家慎輯，則國母之壺德，慕光戚畹，講張卽。聖主之優容，亦過恐區區習禮，省譴尤未足彌官方之謗，而塞道路之口也。伏乞皇上俯察芻蕘，特申飭令，國紀自今伊始，務閉閣思過，洗心自新，毋令輦轂之下，爲無生之歎，爲不平之鳴。甚至談及於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又臣之所不敢輕言者也。十月二十三日

觀此則弒君父無難色者矣。末段尤令人咋舌，逢迎之膽，真是包天。

吏科李魯生疏撫臣之言曰：微稱沃土，原非岩郡。雖近日追賊開採諸務，拮据惟艱，而旣已委質爲臣，東西南北者，皆義之所不敢得而辭。按臣亦日厭薄其規避，此義所不敢出。旣已見其肺肝，萬程卽善病乎，亦當愧死入地矣。總是年來門戶爲政，人情浸淫已久。雖聖主當陽，羣陰攸伏，而奸邪一脉，終未肯一日忘情。號在莽之戎，吹旣嘘之蠱，或男肆鼓煽，或暗

孔氏式憑  
魏氏亦式  
惡邪陸萬  
餘疏可見

弄機關厚誣朝廷以過舉而為異日番局之地者實  
煩有徒不獨微守一人也如保定知府祝萬齡一月  
兩推豈曰無因恐舊宰為累踉蹌肆辨諱求為與報  
怨以德既已來有識之鄙薄貽海內之姍笑矣其最  
可異者以天變地震物怪人妖為拆毀書院所致  
皇上命毀天下私立書院放邪黨以明正學掃羣啄  
而定一尊孔氏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而乃妄證游移  
亂言事應欲使人相率而驚曰書院之不當毀也如  
是非聖無法言天在人其志甚憮而其計甚毒矣  
月十

二千  
八月

都牽入眷局以聳上聽耳未定一尊於孔氏孰  
如魯生之執中宅中乎

順天府府丞劉志選疏要典頒行中外拭目論德計  
功無微不彰即堯舜之誅四兇舉岳牧何以加焉

聖謨洋洋猶曰邪雖芟而能保無伏莽正雖顯而  
能保無遺珠豈非聖人戒方盛之意哉念臣亦有紅

丸糾疏摘發元兇蒙恩採納則臣亦事內人也焉敢  
無說而處此如借挺擊以要羽翼之功王之案固罪

魁矣。而堅執風顛情狀，不肯附和於博浪之椎者，劉  
廷元、岳駿聲也。如借紅丸以快脩怨之私，孫慎行固  
戎首矣。而特論用藥欠慎，不肯妄引許世子之例者，  
黃克纘、徐景濂也。如借移官以希定策之名，楊漣、左  
光斗固難端矣。而力爭爲專候，明旨萬無垂簾稱  
制之說者，范濟世、賈繼春也。此要典內功罪之初情，  
理無兩是者也。皇上鑒別忠邪，區分陟斥，業已傳  
信天下，昭垂萬世矣。惟是構禍諸妖，罰其罪豈容寬  
假於吞舟，如王之寀不追賊而辟治，恐無以瞑馬德

惡矣

澧之目孫慎行削奪矣，而不加戍謫，不足以雪李坤  
灼之寃。此謂懲邪而尚有未盡懲者。秉正諸臣，賞當  
其功，猶惜鞭長之不及。如劉廷元、濟濟三事矣。而離  
老抽簪之黃克纘，似不可無去後之恩。范世濟、我我  
九列矣。而浮沉中外之徐景濂、賈繼春、岳駿聲，俱不  
可無超擢之推。此謂顯正而尚有未盡顯者。總之，三  
案罪臣，原以東林爲護法，而東林借徑，多以翼戴爲  
先聲。自尚書崔呈秀引繩批根，請以冊言，皇上之  
孝以繼孝，一開卷而畢覩矣。卽游夏無能贊一詞矣。

好尚尚書  
對首言孝



乃臣更有請焉者。曩汪文言潛通線索其門如市而  
白簡從事者非給事中傅樾邪。當其奔喪去國羣奸  
幸於拔眼前之丁矣。而今苦塊已畢。詎可令優游於  
子舍。魏大中開府酌師。如取諸寄而爲之。叅破者非  
原任御史陳九疇邪。當其左遷出京。奸黨且同爲下  
石之計矣。而今雖屢膺簡命。何可尚稽於冷局。至若  
慷慨憂時而力障狂瀾於旣倒者。原任大學士魏廣  
微也。雖怡情綠野。久遜碩膚。而環命九虛。河清難俟  
不當亟起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又若赤忠報國

而弼成巨典於不日者。總督嚴臣也。雖運籌密勿。功  
不自居。而邈流思源。日久論定。不當增入簡端以揚  
一德之休光乎。皇上以仁人立好惡之極。以虛心  
順物我之情。必於此竿頭進一步處。再加之意焉。而  
若彰善癉惡。無餘熾。伏莽遺珠。無容慮也。儻不以臣  
言爲謬。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將王之宗。依律正罪。  
徐景濂等分別叙錄。庶衆正盈朝。羣邪退斥。而中興  
之盛治。保我子孫黎民者。將萬年一日矣。  
老賊萬段。已在戕賊 國母。此不足論矣。

罄其家資  
不滿五萬  
寃哉

御史劉徽疏廷弼剛暴才足濟貪右遼之日大將偏  
裨咸受侵削收受金盃金甲動以數百副計此尤其  
小者至於盜尅軍餉假以買段買布爲各陸轉海運  
送至原籍道路之人無不知之且原領帑金三十萬  
竟無支銷下落見遺家資不下百萬此孰非國家公  
帑之物而僅以十七萬追還公家何以壓人心而伸  
國法也且廷弼以侵盜之餘賄養鷹犬爲緩死脫罪  
之地當時受弼之賄最多代弼營脫最力者則原任  
給事中劉弘化也弘化豺狼成性蛇蝎存心招權納

賄無所不至其更甚者當廷弼繫獄之日潛養甲士  
陰蓄異謀懼人發覺弘化受廷弼一萬餘金之入遂  
見金而不見法其於蒙面喪心出死力以救援造公  
揭以保舉今弘化雖已削奪而所得廷弼萬餘之賄  
孰非朝廷公帑之物可聽其擁富厚以終餘年而不  
爲追究乎原任給事中毛士龍者執牛耳於東林倒  
番國是通線索於南北濁亂朝綱且貪淫無比盜庫  
娶娼惡迹最著至於結納故汪文言爲腹心死黨邵  
輔忠曾疏叅貪淫黨邪之狀所論龍司理杭州之

之時得受訪犯王萬

第

賊開豁假罪庫需被同知戴強拖回盤庫

上

據當時奉

旨會勘正緣黨焰正熾百足之蟲扶之

者衆部覆力爲回護遂令公論晦蝕國法未正今

聖主陽明普照似此黨邪首惡賊私狼籍烏可置之

不問邪

十二月  
十三日

以怨家告誑狀毋論十七萬益三十萬熊芝岡子

主盡殺而亦豈臺諫之體乎西臺豸冠一誑狀

無賴而已

卷六終

